

台灣大學國際學人陳士惠專訪

問：請談談你自己？為何來到台灣？

答：我在德州休斯頓的萊斯大學任教。2010年7月以傅爾布萊特學者身分來台灣一年，在台灣大學與中央研究院，研習原住民音樂與傳統南管音樂。在這期間我已經完成了一首新曲「請恢復我們的姓名」，並在今年二月間由美國 Network for New Music 在費城演出三次。這首曲的詞是排灣族盲詩人莫那能的詩，主要是陳述社會不平等的議題。

目前我正為中研院人類學者胡台麗教授的影片「讓靈魂回家」譜曲。這部影片紀錄台灣阿美族的習俗，以及他們找回部落圖騰的經過。我也以相同的電影音樂寫小提琴獨奏曲，將由小提琴家林昭亮在今年秋季首演。在回來台灣以前，我是不會想到可使用這些主題與素材來創作。

問：是什麼動機，讓你決定回到台灣來做這些研究？

答：雖然我出生於台灣，但是我的專業學養完全來自西方；加上我在美國生活了28年，讓我覺得自己與台灣的傳承、甚至於與心靈底層的聯繫，似乎都中斷了。近年來，我的作品多著重於西方作曲技巧與東方文化的融合，因此，我深深覺得有回到台灣重拾自己與本土文化鏈結的必要。感謝20年老友，王櫻芬教授的協助，提供我許多寶貴的資料與資源，包括：引薦中華絃管研究團南管老師廖寶林，與江之翠劇場老師溫明儀。

問：這次回台的經驗對你的創作與教學有何影響？

答：即使我投入南管樂器、理論與歷史的研習時間不算久，但我已經發現自己對音樂的理解與態度改變了。相對於西方音樂，南管有不同的曲調、記譜法，以及美感，而且在傳承方面，她注重的是不斷重複與記憶的口傳方式。南管音樂的表現與西方幾乎是背道而馳，即使我曾閱讀過許多南管相關的書籍，這都無法和經由老師「過嘴」(口傳)的學習經驗相比。

雖然我教音樂創作，但過去我的教學通常以技術層面為主，甚少強調個人質的表現。在台灣的這一年已經改變了我的教學方針；現在我覺得讓學生思考個人特質的表現是必要的，至少它必須與技術層面同步進行。畢竟，作曲是一種心靈溝通的媒介；作曲者想要傳達的內在情思，與傳達的方式應該是並重的。再加上，要能夠使個人特質自然呈現，是需要長時間去發展，所以這個問題最好是一開始就去思考，而不是等到最後才去面對。

問：談談你對台大學生的看法。

答：在台大，我接觸的大都是音樂所的學生，我覺得他們都非常聰明而且用功，因為在我旁聽的一門課中，曾有一位大學部學生選修了研究所的課，雖然功

課很多，但她毫無困擾。此外，我還發現這個年代的年輕人似乎對性別議題，比我那年代有更進層的認知，例如：有一位女學生如果在閱讀中，看到男女不平等的論述時常會提出異議。還有，我很佩服學生們的簡報工夫，因為我自己很遜。不過，我更希望能看到他們可以多多與大家分享自己的觀點，即使因而會引起爭辯。

我曾擔任傅爾布萊特的評審員，因此也見到許多申請此獎學金到美國研究的台大學生。與我的年代不同，今日台灣的好學生不只是功課好，也對校外活動充滿興趣與熱情。

問：這次回台讓你記憶最深刻的是什麼？你可以給將來台的國際學者們一些建議嗎？

答：大部分的國外人士都知道台灣的美食不可錯過。其實除此之外，台灣(尤其台北市)還有傳統與現代、東方與西方、本土與國際等許多藝文活動可欣賞。只要瀏覽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網站，便可以看到一系列非常豐富的音樂會、戲劇、舞蹈等節目。<http://www.artsticket.com.tw/CKSCC2005/EHome/EHome00/index.aspx>

另外，台灣也有許多風雅的人、事、物值得造訪。例如：就在上週，前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帶我到冶堂(茶屋)，並介紹我認識老闆何健。冶堂位於餐廳林立、熱鬧的永康街上，屋內不但展示著製茶歷史及相關文物，頗具台灣傳統風味，牆上還掛滿了許多把新製的古琴。我們坐下後，除了品嚐清香綠茶(免費提供所有客人)外，很幸運的，還有古琴師為我們演奏。古琴的樂音極為細巧緻，必須坐近演奏者專注聆聽，才能欣賞到那絲弦之音及無聲的手勢——這是我在台灣最難忘的經驗之一。

註：受訪者為美國萊斯大學專任作曲教授

此篇專訪原文(英文)發表於2011年7月份

《NTU International Scholars Monthly》(台灣大學國際學人月刊)